

# 清溪水 静静流

王剑波

清溪，我家乡的溪。

最初的时候，水滴从天台山的树丛石缝间渗出，汨汨细流在苍山北麓形成大柳溪和泳溪，两溪汇合成了清溪。

在天台一个叫下溪头的地方，清溪进入宁海桑洲境内，自西向东蜿蜒而去，直至沙柳旗门港注入三门湾，最后汇进东海千顷碧波。溪水一路流淌，用它的清流浇灌着稻麦、南瓜和蕃薯，孕育出香鱼、石蛙和毛蟹，也滋养了健壮的男人和娇美的女人。

两岸村庄在桑树、柳树和樟树的掩映之下，白墙黛瓦的屋舍间，炊烟缭绕，鸡鸣犬吠。

在交通阻隔的年代，清溪上排运兴盛，木材、白炭、毛竹、柴爿顺流而下，销往上海、宁波；食盐、粮食、日用品、海产品逆水而上，供应西南山区。排运行业的发达，使桑洲成为周边几个县的商品集散中心，农历逢五逢十，古老的街市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。

人们习惯把家乡的河流称为“母亲河”，在桑洲，我们同样将清溪看成是养育两岸百姓的母亲！

清溪在山里犹如少女一般奔跑，遇到断裂的峡谷便会纵身跳下，遇到溪中的岩石便会高声喧哗。过了“辽车”这个地方，溪流在山脚下拐了一个弯。拐弯处水色澄碧，波澜不惊，清溪到此变得平静舒缓，宛如一位成熟的少妇，庄重而内敛。

在这段溪流的岸边，有着“坑口”和“后沙”两个村庄；在这两个村庄里面，住着我的两位母亲——两个“奶娘”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母亲是教师，辗转在乡村任教，无暇养育我这初生的婴儿，于是便托人介绍，把我寄养到后沙奶娘家。

当初的一切我当然无从回忆，但可以想象，在那个暮春的早晨，奶奶抱着襁褓里的我，走过长长的桑洲老街，转过风水坝头、龙尾巴，在一个叫中央溪的村子跨过开通不久的甬临线，沿着山脚鹅卵石的小路往前走。

就在这时，我们和清溪相遇。清溪上布着“石步”，水流遇到石步的阻挡，在太阳下闪着炫目的白光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我不知道奶奶跨越石步的时候，会不会感到眩晕，但她的脚步肯定不会犹豫，因为她将养育孙子的希望寄托在溪流那边的村子，只会坚定地往前走。

后沙奶娘家所在的自然村叫“隔岸”，只不过因为村子小，外地人习惯将它和另一个村子连在一起统称后沙。据说古时候清溪是从该村与坑口村之间流过，两村隔水，所以取村名为隔岸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每次去奶娘家都是从后门进入。穿过长着苔藓的甬道，一边是房屋的后墙，一边是用大块鹅卵石堆砌而成的矮墙。矮墙的那边是菜园，种着时令蔬菜以及桃树、梅树和梨树。后门旁边栽着竹子，四季竹的枝叶挡住了门口的光线，房子里面就显得幽暗。而从前门看去，则是一个并不完整的四合院，院子的一边不知是房屋已经倒塌还是本来就没有，反正是空着，这样“道地”就显得明亮宽敞。站在门前廊下，可以看见近在咫尺的青山，而清溪就从山下流过。

我在后沙奶娘家寄养时间并不太长。在我之前，奶娘已经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并且都长我不少，等到哺育我的时候，奶娘的年纪大了，仅有的乳汁已经不能满足我生长的需要。于是，我来到了坑口奶娘家里。

坑口离后沙并不远，中间也就隔着一片稻田，沿着蒲公英和蛙蟆衣（车前子）匍匐的田间小路，一会儿就到了。

与后沙相比，坑口称得上是大村。从桑洲方向过来，村口是学校，旁边有祠堂，村子里的墙弄纵横交错，马头墙比肩而立，显示出一个村落历史的悠久。从祠堂旁的小店右拐，顺着村道往前，走过一条窄窄的墙弄便到了奶娘家。这是一个紧贴大“道地”的小院子，房子成“直角尺”形状，奶娘家便在尺子的直角处。“镬灶间”的后门有一条沟渠，引进来的清溪水在无声流淌，人们可以在沟渠里洗菜洗衣，夏天也可以直接站到渠里洗澡沐浴。

在坑口、后沙这片清溪环绕的土地上，在两座浙东随处可见的普通农舍里，我度过了生命最初时光。

在这里，冬天的阳光轻抚着堂前廊下的摇篮，给予我温暖；夏日的穿堂风吹过“车门”进入“道地”，送我以清凉。在那些饥馑的年头，我的两个奶娘吃的是蕃薯干、苞芦粉，甚至吞糠咽菜、食不果腹，却用甘甜的乳汁喂养着我；她们都是识字不多的农妇，没有所谓科学的育儿知识，凭着一颗纯真的心抚育着我。我学会了爬坐，学会了站立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；学会了发声，学会了说话，留下了至今难以改变的乡音。

少年时代，我曾经多次回到两个奶娘身边。每年正月初二一早，我都会穿着过年的新衣服，提着粗纸包裹的年礼，兴冲冲地跨过清溪去给奶娘拜岁。回到她们的身边，就是回到母亲的怀抱。

这个时候，两个奶娘都一样，总是嘘寒问暖，把米胖糖、炒瓜子、蕃薯糕一古脑儿地往我手里塞，问我中午喜欢吃粽子还是麻糍，或者是炒糯米圆还是炒垂面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农家为过年准备的菜品尤其像鸡肉鱼鸭等“硬菜”，往往只用于待客，而客人也知道规矩，只是吃一些蔬菜，而不会对那些贵重的食物下箸，以保持这碗食品完整，让主人可以用于接待下一批拜岁客。一碗好一些的“硬菜”，往往反复蒸煮反复上桌，一直到正月十四才作罢。

而对我，两个奶娘总是另眼相待，每餐都要在我的碗里放一只鸡腿或者一块大肉、一只豆腐肉圆，并一定要我吃掉，一旦推辞，就会不高兴。第二天，当我衣袋里装着她们给的压岁钱，手里提着她们为我准备的食物回家的时候，或者是坑口奶娘或者是后沙奶娘，总是牵着我的手，一直送到清溪边，一路行走，一路叮咛，要我路上小心，直至我已过了清溪，奶娘仍站在溪的那边向我招手。早春的风从溪上吹来，吹乱了她的头发，我背过身向回家的方向走去，但总觉得奶娘的目光始终在注视着我。

放了暑假，我有时也会去奶娘家。在坑口和后沙，我有两个姐姐、四个兄弟，我就跟着他们去“看牛”，牵着或骑着水牛走过田坎或者放牧山坡；跟着去拔草收割，听他们教我辨识草木五谷；跟着去捉鱼捕

虾、游水嬉戏，让清亮的溪水漫过我的脚踝、腿肚，拥抱我的整个身躯。在那段时间，我肆意地享受着亲情，尽情地投入到大自然之中，体会到了无忧无虑的快乐。
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我先是去隔山隔水的海滨农场插队，接着又到远离家乡的城市读书并在那里安家，虽然心里还想着奶娘，但和以前相比，回到她们身边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。

儿子出生的时候，坑口奶娘去我生活的城市探望，一进家门，她就抱起我的儿子，那慈爱的眼神，那种小心翼翼唯恐惊吓到婴儿的神态，深深地感动了我妻子。

1985年春节，我带着妻儿回到坑口、后沙。那时农村已经实行联产承包，生活有了很大改善，坑口奶娘家住上了新房，人人都面带喜色。后沙奶娘已经明显见老，看到我们一家到来，她忙着点火做饭。在这个空档，我带妻儿去了村边的溪滩。溪水还一如既往地流着，溪边的山峦还如往昔一般青翠，看着脚步蹒跚快乐戏水的儿子，恍惚岁月倒流，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在溪边的模样。

想不到的是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后沙奶娘，最后一次吃上她亲手做的饭菜。1988年“七三〇”洪灾发生后，我得知清溪改道，坑口、后沙受灾严重的消息，曾写信给两个奶娘询问情况，但终于还是没有回去看望，留下了遗憾。

最后一次看望坑口奶娘是在2006年。那时她已经病重在床，看到我和妻的到来，她微笑着和我们聊天，问家里的一些情况，但可以看出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想要表达却力不从心，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处事精干作风生辣的奶娘。

离开坑口返程的路上，我的内心充满惆怅，回忆起与两个奶娘在一起的日子，点点滴滴，历历在目。经过五福桥的时候，我停车走上桥头。这是一座古桥，据说因为曾在明朝万历年间由县令曹学程改建，所以当地人又称此桥为“官桥”，并把它作为一处风景，大年初一看官桥曾经是我儿时的一种消遣。我在桥上驻足停留，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桥，几经修复，仍在承载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；我手扶栏杆往下看，桥下的清溪已经流淌了千百年，至今仍在不知疲倦地流向远方，如果不仔细倾听，就很容易忽略流水发出的声音。

这古桥，这清溪，就像一个宠辱不惊的老人，不管你是否关注，她总是默默地存在，默默地承担着自己的责任。我的思绪还沉浸在与奶娘一起生活的情景里，一时间，竟分不清出现在眼前的是古桥，是清溪，还是两位奶娘的身影。

